
明史

明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二百四

滿朝薦　江秉謙　侯震暘 倪思輝 朱欽相

王心一 馬鳴起　王允成　熊德陽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咸寧知縣有廉能聲稅監梁永橫恣其下人道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鐫一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永遣人蠱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人永懼督諸爪牙擐甲直趨縣廷賴吏卒早為備無所掠而去當是時城中數夜驚

咸言永反或謂永人言公反公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嘗蓄數百人介冑自衛而朝薦助懋衛操之急諸惡黨多亡去朝薦遣人追及於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且怒乃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於是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搒掠遂長繫不釋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以下無慮百十疏帝皆不省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届大學士葉向高力請矜宥乃與王邦才卞孔時並釋歸邦才遼東同知孔時湖廣同知並以礦稅忤中官逮繫者也光宗立擢南京刑

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年三月遼東地盡失海内多故而廷臣方植黨行私競逞浮議朝薦深慮之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危切尋進太僕少卿其年八月復上疏曰竊見比者風霾曀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内霪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叛一夫大呼亂者四應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周嘉謨劉一燝顧命元老也以中讒去守禮如孫慎行以封典去執法如王紀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而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漼

即去而猶加異數馮伋建言諸臣倪思輝朱欽相等則既除籍矣周朝瑞惠世揚等則又拂衣矣正人倒跡國是日非至於邊計今日所急乃北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靳其過奢不知奕棊一呼悔將何及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撫部未聞何人獻敵也深求間牒不過爲罪撫王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枉殺無辜反致削籍是所謂舛也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死泝報國者

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逓加黜罰矣尤可恨者
沈漼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賊奄之奄以樹威
振瑾之禍漼為厲階此故流所必加者也至若咸皖
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常
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偪逼母儀祖宗朝坊維至今而
盡紊之矣凡此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
事大臣者什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沉敢祈陛
下終覽臣疏嘉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執於祖宗
之舊章臣即從逢干於地下猶生之年疏奏魏忠賢
大怒褫職為民大學士葉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

忠賢黨撰東林同志錄朝薦與焉竟不復用崇禎二
年薦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
縣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省覲歸光宗立
命始下秉謙既入臺侃侃言事天啓元年首陳君臣
虛己奉公之道所以規切者甚至戶部尚書李汝華
建議興屯請專遣御史三年課績所墾足抵年例餉
銀即擢京卿秉謙力駁其謬因言曩戶部公疏乞留
金花加增二十萬用濟軍需皇祖稍一詰問汝華即
委罪部郎自解無大臣節尸素可恥宜亟罷汝華陳

辨語益攴秉謙再疏劾之瀋陽既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給事中郭鞏獨論廷弼喪師誤國請亟罪閣臣劉一燝秉謙慣力頌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廷弼勘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廷之封疆不忘胸中之畛域其意蓋為鞏發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失廷弼旋起用鞏坐妄議奪官自是與秉謙為讐廷弼既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制副使梁之垣慷慨請行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為軍資兵部尚書張鶴鳴故逢之不予秉謙抗疏言之且言中樞與經畧當同心共濟今已有相左形將來

禍敗必有不忍言者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欲甘心焉秉謙疏排黨禍其詞直帝亦不罪也後鶴鳴果與廷弼為難遼事大壞人服秉謙先識湖廣巡撫徐兆魁素憸壬至是召佐內臺久不至秉謙極論其溺職狀兆魁遂引退鶴鳴既抑廷弼專庇王化貞朝士多附會之帝以經撫不和詔廷臣平議秉謙上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不嘗曰疆埸之事不從中制乎乃數月以來廷弼畧不得措其手足嘑號日聞辨駁踵至其執為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

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將何以守也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稟豈真盡無心知不明於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起見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夫陛下既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身為經畧稟成則無威坐罪則有主國家安賴此經畧哉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也因請專責廷弼寶圖戰守末議首輔葉向高語極切至明年正月朝議方撤廷弼而化貞已棄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郎耿如杞附和鶴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寘鶴鳴於法帝以鶴鳴方行邊不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其三月復上疏言鶴鳴一入中樞即排廷弼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既乃至兇狠而動殺機明知西部間諜俱虛明知戰守參差難合乃故自欺以欺朝廷[illegible]處有機

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既欲驅經畧以出閫而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欲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殺化貞於何地此其破壞封疆之罪可置而弗問哉尤可異者化貞實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只斯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君悞國罪乃猶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當是時大學士沈㴶潛結中貴劉朝孔娼客氏募兵入禁中與內操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兩疏力攻秉謙與馮語并詆朝及客氏內外胥怒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外無何鄒舉召還交通魏忠賢力沮秉謙故是年皇

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復獨秉謙不與家居四年閹
忠賢益亂政憂憤卒居數月忠賢黨御史卓邁追劾
秉謙保護廷弼遂削奪崇禎初復官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縣人祖堯封福建參政震暘舉
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元年擢吏科給事
中時朝士多植黨相傾震暘心非之首進和平之說
保姆客氏之再召也震暘上疏曰奉聖夫人客氏已
奉詔出宮不兩日復奉令諭陛下聰明睿知夫且以
其身在宥天下乃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
有是理乎聖躬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從外之有

輔弼內之有后妃何藉於保姆而為此戀戀耶方今
災變頻仍邊圉多故陛下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猶
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為遭者三殿巫舉寶城
未築陛下當寤寐興哀梧桂飲痛乃忽頒億泣保姆
之諭使天下萬世擬議甚矣為聖德累不淺也今夫
親王公主至尊貴矣朱邸一閉叩閽不易獨奈何使
么麼里婦得狎近至尊哉臣昔送梓宮見萬姓肩崩
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咸曰此奉聖夫
人客氏也道路指目靡不驚詫及神主進德勝門一
老嫗長跪道旁伏塵號慟詢之知為先帝保姆恩賚

未逮以故悲哀臣謂然興嘆同一保姆何榮枯竟若天淵夫女德無極高明不祥即爲客氏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損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也且宮闈禁地詎宜習熟往來中涓群小必內外鈎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潤之奸趙嬈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往牒昭然足爲鑒戒况道路籍籍業有其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時魏忠賢已因結客氏陰竊國柄得震暘疏大怒將加重譴賴閣臣救解廼視皇城極論守門中官私占門卒罪又發中官抑死無辜狀並寢不行給事中霍維

華外調震暘謂劉一燝周嘉謨挾私疏劾明年二月輔臣以時事倥偬請暫輟經筵日講詔可之震暘疏論其非且曰陛下雖聰明天縱實未嘗得力於青宮保傅誰能諱之駕馭內臣威多寄貸澤每濫施所以防微杜漸辨賢奸而別理亂正在此時奈何廢之且令宮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親近儒臣固非中人之所便也其言多抵觸近倖忠賢輩益銜之然日講竟以震暘疏舉行三月劾輔臣沈㴶畧言㴶結納權璫交歡阿母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耗費金錢濫授官秩諸臣論之詳矣

其最可羞者在自辦一疏諸臣攻淮交客氏淮曰請問諸客氏攻淮交盧受淮曰請問諸盧受攻淮交劉朝淮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辦白之體乎殆天奪其魄不覺自供其狀也故輔劉一燝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淺短作用全疎王安一案臣諷其明目張膽為陛下剖陳乃終隱忍以去臣至今恨之如淮者立身本末原不與一燝同儻不速行放逐臣恐內外鈎聯舞機弄智更有不可言者臣因有責於元輔葉向高馬向高再秉國鈞天下想望丰采乃近日舉動似主張之意少委卸之情多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

忠言偶覯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注謂何狀元輔無屹立之風裁而後奸輔有攜貳之行徑臣謂向高必當發然擔荷以和衷集賢哲之謨以獨斷礪宵士之魄使中外有所倚賴庶種事尚不至决裂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有集垢滿身曲借徑竇之沈㴶因有聞言充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頓成積鈍苟且之習可勝嘆哉臣并有感於會試總裁一事朱國祚受命之日爲時已迫力辭固難今既竣事不可翻然引退乎蓋流傳千古畢竟謂壬戌總裁自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祚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當

是時魏忠賢潛殺王安正惟外臣言及是震暘疏大
恨而諸輔臣以殿試方當請卷閱震暘有言繼偕國
祚遽趨出忠賢遂即日傳旨謫震暘外任向高等兩
疏申救不從震暘陛辭復條上田賦河渠二議請減
畿輔浙西及川廣雲貴加派興西北水田浚蘇松水
利語甚詳晰以逐臣不當建言再鐫二秩及忠賢得
志欲害之會有解之者乃止崇禎初召復故官震暘
已卒以子主事峒曾言贈太常少卿震暘居諫垣甫
半歲屢進讜論俱人所難言時服其謇諤方震暘之
論客氏也吏科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疏

繼之思輝言客氏一保姆耳陛下倘眷念不釋當歲
時賜之金錢何爲涕泣臣願陛下孺慕之誠用之於
慶陵勿用之於乳媼致啓近習干預之漸欽相言欲
除外患先去女戎客氏旣出矣旋召之入將來倏而
入又倏而出其出也竊弄威柄以招搖輦轂其入也
傳播流言以熒惑聖聰因而濁亂宮闈干預朝政因
而援引憸佞傾害善良勢所必至陛下旣憂敵國奈
何忘目前之女戎哉疏入帝大恚亟逐三官輔臣劉
一燝尚書周嘉謨侍郎王德完給事中李遇知御史
方遠宜等交章論救帝皆不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言

之尤力帝怒貶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徙抗
疏諫且言客氏六不可留帝欲加重譴用一燝等言
奪祿一年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二
十頃為護墳香火資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
告竣并行叙錄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當賚以
金帛令乃加給土田明示優錄似聖心獨有私於二
人者恐東征將士聞之以為吾儕捐軀命冒鋒鏑曾
不獲如左右近侍一邀聖眷不且解其體而灰其心
乎先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
侍之勤勞於理為不順於情為失宜不報至是與恩

輝欽相並取廷臣請召還者無慮十餘疏二年十一月以皇子生詔并御史劉重慶吳應琦並復故官欽相尋擢太僕少卿楊漣既劾魏忠賢欽相亦抗疏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自紅夷亂後奸民所在生心招誘徒黨稱兵僭號而楊六蔡三鍾六老桀黠各擁數千人雄踞海上欽相令總兵俞咨皋會兵進勦賊稍稍遁入廣東總督商周祚亦大發舟師東西夾擊賊始窮蹙於是蔡三之日本鍾六為楊六所破竄伏東番楊六遂率其衆三千人戰艦七十二艘詣咨皋降散歸農者三之二楊六乞討賊立功海警

自是少息欽相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
京督儲尚書心一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京右都御
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
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遇
之多畀遜允成體貌梧魁才氣飈發頗欲凌甲科而
上之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嗣位陳
保治十事其防宮禁謂先帝居青宮二十年曾不得
一日之樂至挺擊闖宮其變已極說者猶謂風癲夫
青宮豈發風之地龐保劉成豈並風之人言念及此

可為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封后之誓願未忘素所卵翼之心腹寔繁有徒陛下可不思所以防之乎其慎中旨謂閣者聖諭多從中出夫中旨而當且開倖竇之端中旨不當而廷臣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之為愈其杜旁蹊謂陛下冲齡踐阼政事未練不得不借聽於貂璫然左右前後未必皆賢得無有熒惑假借之慮願為紀言紀事之法令日某璫作何事明日某璫發何言上所欲行而某璫請止上所欲罷而某璫請行臨朝一一對臣下言之孰是孰非可以立辨而中涓之邪謀不

攻自破其勵廉恥謂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頃陛下於遲侍移宮後發一勅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而封還謂何宰相封還詔書必有關宗社利害此則何所關乎封后之命何不封還都督之命何不封還貶謫周朝瑞之命何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其他壯維城謹禀擬嚴部覆接群臣戒和衷親祀講諸事亦皆剴切姚宗文之閱視遼左也與熊廷弼不相能歸而鼓同列攻擊允成惡其奸兩疏論列天啓元年五月疏請卹錄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慎中樞專大

帥更戎政嚴賞罰數事且曰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則防護禁庭責在内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垂得高枕無憂斯為根本至計時璉其言已劾刑部尚書黄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悞賈繼春又劾克纘曲庇盜寶内侍辨御史焦源溥網常一疏剌謬特甚其年七月極論内降及留中之害言斯二者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便於貂璫而不便於軍國便於宰執而不便於言官便於横議而不便於忠謨末後規切閣部大臣

忤旨停俸無何偕同官李宗孔糾府丞邢輔忠奸狀
已極言紀綱廢弛請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時事甚悉
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媼客氏相倚為奸允
成憤抗疏歷數其罪畧言陛下邇來以游戲為恒事
視詩書若勉讐厭忠言之逆耳樂諂媚之易親賢輔
之言不信而憸夫佞人信之臺省之疏不信而微言
冷語信之端人直士未見其親宦官宮妾偏覺其昵
惟劉朝客氏魏進忠用事而已關雎之好合曾幾何時
而三宮有寂寞之恨范氏之得寵何時選入而突然
有慧妃之封海內疑之且為陛下危矣陛下試思先

帝時情景與我共腹心者誰乎誠思移宮時形勢為
我防不測者誰乎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
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去立見田里之收以
小馬為馳騁之資誰啓盤於游田之漸以大臣為釋
忿之地誰啓咈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
自沈漼邪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
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
旨用考宮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
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亞削職為編氓是
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序給假

推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遷轉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徐州遭妖黨之亂請特設大將控制南北從之三年奏京察刑部郎中范得志倚父禮部侍郎醇敬勢貪恣尤甚允成欲斥之而為主計尚書何熊祥都御史王永光所庇得志反疏訐允成言路

不服交章論劾得志竟落職其年六月又疏劾魏進忠言外廷受遺之臣孫杰一疏而去内廷受遺之臣霍維華一疏而去忠肝義膽之王紀萬死一生之滿朝薦婁遭削籍而當代師表如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葉顧命重臣如周嘉謨楊漣葉臺省直臣如毛士龍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周朝瑞惠世揚夏之令葉詞林直臣如文震孟鄭鄤葉成立遭毀斥或自遜避荒皆誰為之也進忠見疏益恨明年趙南星為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

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先
請保護皇嗣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天啓初東
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身雖居南與
在內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
其風采良足重云

熊德陽字日乾建昌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高
明知縣調德清並著廉聲泰昌元年擢刑科給事中
首言刼盜人命不宜輕貸楊鎬已下吏前撫李維翰
不得獨寬外郡重獄法司經時沉閣瘦死者多宜令
速竣刑部郎律令甫明遷轉已至宜久任責成求言

勛戚何功而加官賜玉羅賚頻繁寺人何勞乃子姓弟姪濫叨世廕章下所司維翰卒逮治明年天啓改元劾督工內侍侵盜金錢選婚中使騷擾郵傳諸不法狀巡視庫藏見內侍橫索鋪墊詰責不少假齋進忠盜御鑪守陵內侍庭之請下法司提問號雖不盡行奄人憚之三月祭告北鎮暨無閭時遼陽初破遠近震驚無敢東出關者所在有司率止德陽毋往德陽不可既抵山海關閉關外哭聲震數里則皆遼陽潰兵總督文球駐關上不令之入德陽見其人精悍遺書勸球收納軍情始安德陽遂抵廣寧竣禮而還

因循悉熊廷弼前守遼陽功及王化貞大言無實狀
乃列上河西情形極言總督球及經畧薛國用不勝
任宜罷即中傳國聞警先逃委弃軍資二百餘萬總
兵李光榮不務邊防但餙廚傳至斬經畧徵兵之使
誣為間諜並宜正法帝頗採納其言明年二月偕同
官周朝瑞等劾大學士沈㴶貴緣募兵語侵中貴劉
朝乳媪客氏先是王化貞棄廣寧逃兵部尚書張鶴
鳴出行邊猶庇化貞排廷弼德陽憤力詆鶴鳴破壞封
疆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罪石星故事置之法鶴
鳴大恨會緹騎賚駕帖請刑科僉名德陽還掌科事

而帖文言涑杜茂等德陽謂寫帖逮人宜指實列名不得泛用等字有所株連呼緹騎戒諭之緹騎以告鶴鳴鶴鳴挾前憾即劾德陽縱舍罪人德陽坐謫外任給事中劉弘化倪思輝等交章論救不聽既而皇子生諸建言被謫者多召還德陽以右廷彩為郭鞏輩所忌不獲與崇禎二年召授兵科給事中時京軍為勢家占役班軍但充工作而郡縣民壯又祇供勾攝之役公家幾無兵德陽請盡復祖制加意訓練帝納之尋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時方推太僕少卿時相庇永光遂寢其命先是德陽赴都以科道官例得乘

驛亦如例行之後聞有詔禁止上疏自劾復謫外德陽不赴調徑歸家居丁年吏部以左降官一優外任即可驟遷注德陽福建布政司理問不赴福王建國南京用薦命優擢京卿亦不赴國變後隱居別墅十餘年而終德陽勁直有執當東林盛時無所附麗有招之者亦不應卒與世齟齬論者稱之族孫維典進士戶科都給事中

論曰諸臣明目張膽與璫豎為敵蹇諤之風抑何烈也身雖削奪志無降辱忠言讜論雖與日月爭光可美疾風勁草殆謂是與

明史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二百五

顧秉謙　丁紹軾　黃立極　施鳳來　來[illegible]道　張瑞圖　楊景辰　李國𣚴

王紹徽　周應秋　周維持　喬應甲　徐兆魁　邵輔忠　劉廷元　劉光復　姚宗文

亓詩教　趙興邦　官應震　吳亮嗣　李春燁　郭允厚　瞿明翊　楊夢袞　張文郁　李養德

楊所修　陳爾興　徐紹吉　賈繼春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庶吉士歷編修中允諭德庶子少詹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天啓元年改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三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並命明年冬韓爌朱國禎相繼罷秉謙遂為

首輔帝自為皇孫時未嘗就外傅及即位不喜詩書
時走馬為水戲好雕木作器躬治室廬以故萬幾不
理政權旁落五年五月秉謙偕同官上言仲夏之月
一陰始生謂之陰月禮天子居明堂太廟齋戒掩身
毋躁急止聲色毋近所以慎起居節嗜欲導陰陽之
和也茲者廣選已畢臣等進見時稱自宮闈以至游
幸安能每事謹稟臣等實深慮焉且陛下春秋鼎盛
麟趾尚虛保固元神以誕生主器更不容緩比九九
廟神靈所屬望也優旨報聞楊漣等下獄詔五日一
嚴訊秉謙等上言君尊如天雷霆無竟日之怒所以

成其威若胥翕然搏擊無已則天威反褻漣等狂妄不類自有應得之條惟所擬適如所犯用法始平今日已經掠治法紀大飭若欲不時嚴鞫豈法之平漣等何足惜臣所惜者為國體為法紀也不納未幾延禧廣微相繼罷周如磐黃立極丁紹軾馮銓入皆魏忠賢所用也明年忠賢遣內臣出鎮秉謙等兩疏力爭李應昇逮至秉謙等言鎮撫究問之後請并繆昌期周宗建付之法司暴其罪於天下孰與暗斃黑獄令天下不知其故反有憑而弔之者無何王恭厰災秉謙等自劾求罷因言天任德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

順乎天故先王莫之為也地陰氣西北為坤天陰方也當仲夏盛陽之月而聲出地中災起陰位此陰奸陽刑奸德之象也今聖諭首舉停刑請勑在京重大獄情盡錄送法司速為行遣在外責成撫按勿得淫刑以逞則天意自回忠賢方欲覽應昇諸人俱不納是時忠賢勢張事皆專斷秉謙素乏物望不為所憚而醜庸微又盡竊其權以奉忠賢由是閣體益輕秉謙徒擁虛位依阿脫洛竊祿固寵而已其官自禮部進至吏部自東閣進至中極自太子太保進至少師兼太子太師俄累加太保太師上國柱兼支太師俸辭

不敢受其年九月屢疏乞休詔加太師賜白金百坐蟒一表裏四任子尚寶丞乘傳行人護歸有司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人秉謙辭太師從之明年莊烈帝立言官交劾詔削籍己坐交結近侍入逆案論徙三年贖為民秉謙失勢家居里人競陵轢之至火其室掠其貲財秉謙乃獻窖藏銀四萬於朝寄居他縣以死紹軾貴池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天啓五年八月擢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熊廷弼之初為經畧也紹軾時官簡討貽書規之廷弼不答紹軾遂上用人牒臚疏刺之後廷弼

再起債事紹軾益自詡知人為排廷弼者所喜推轂
入閣然紹軾頗能自立不盡詭隨御史盧承欽請刊
東林黨籍忠賢已矯旨報可馮銓力主之秉謙亦以
為然紹軾爭曰今世登科第者刊同年錄其子孫猶
相認數世若黨籍成是為黨人子孫作世讐矣事互
覆不可知我輩數人受奕世不解之怨縱不自為計
獨不為子孫計乎秉謙等乃止紹軾累加至少保兼
太子太保六年四月卒官贈太保謚文恪紹軾雖為
忠賢所用而不甚親附故崇禎朝追論逆黨無譏
之者忠賢之旣敗也莊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之

案閹臣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欲廣搜樹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且曰皆當重懲輕者爲民耳閹臣又以數十人上帝怒其不稱旨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因難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其內廷同惡者亦當入閹臣以不知內事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閹臣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

事於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崇禎二年三月上之帝
為詔書頒示天下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
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
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
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
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
府通判孫如洌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
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
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
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

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又次等諭徒三年輸贖爲民者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爾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曅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謀更翻王永光溫體仁陰主之賴帝持之堅不敢動其後張捷薦呂純如被劾去唐世濟薦霍維

華福建按臣應喜臣薦部內閣任通政使周維京罪至謫戍其黨乃不敢言南渡時阮大鋮冐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陛郭如闇御史周昌晉陝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叅政虞大復輩連翩而起迄國亡乃止

黄立極元城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歷檢討贊善諭德庶子少詹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天啓五年八月推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丁紹軾周如磐馮銓並叅機務時魏廣微罷政顧秉謙爲首輔政權一歸魏忠賢閣臣祇取充位立極譽望

素輕以忠賢同鄉夤緣入閣未幾如磐卒明年四月紹栻亦卒六月銓罷去施鳳来張瑞圖李國㯳入九月秉謙乞歸立極遂為首輔時忠賢勢已成奸黨崔呈秀吳淳夫霍維華孫杰輩用事閣權益失立極輩奉行指揮而已七年八月熹宗崩莊烈帝嗣位忠賢及其黨多獲譴立極等居位自如其年十一月監生胡煥猷疏劾之立極等待罪私邸閣中無人給事中李覺斯御史楊維垣交章劾煥猷維垣并疑東林主使請按問帝乃除煥猷名下吏立極等上言臣等被諭待放再辱温綸且遣鴻臚宣諭入直臣等敢不感

激然從來大臣被論有矣未有罪愆深重至為維掖書生所指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所以勉承溫旨蒙而入直者徒以擬旨私門有傷國體且枚卜未舉揆地須賢俟票擬有屬而後次第乞身令枚卜已舉臣立極行且荷恩放歸矣臣鳳來瑞圖國楷亦且藉手後賢相繼求罷矣然臣等心迹未明死不瞑目敢乞陛下垂聽焉煥獻以忠賢碑文責臣等不能拒不知臣等固未嘗撰也彼其門下食客能效筆札者實繁且託先帝之嚴命索臣等之官階銜不與乎至擬旨褒贊率內侍稱上傳令臣等錄進一字不

合輒令改更甚則嚴旨切責臣等未承之之先久已如是臣等不盡受罪也即如陛下龍潛時損租賦以佐軍國忠賢且公然攘之又何論臣等矣既要擬不能舉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掾蛇蝎之螫以隨其後蓋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即視臣等之死生亦輕也宮幃之中睚眦之毒猶無不至在臣等可知矣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不得已俳徊其間與稍有分毫之益少盡臣子之心焉耳逆璫銜恨懿安皇后劉志選承其意而誣蔑張國紀當日有重譴之旨忠賢欲借以傾后也臣等力爭國紀乃得薄譴去冬承天守

倘中官李希跪請撰述忠賢功德告之太廟藏諸金
匱臣等又力爭事乃獲寢順天通判孫如洌為忠賢
建祠沿門醵金臣等不捐一錢如洌多方恐喝四臣
終不捐也忠賢將殺惠世揚諸人臣等因皇極殿成
勸推恩停刑忠賢勃然不悅臣等婉言請達天聽果
得俞旨耿如杞之逮也臣等有揭論救講筵中復申
之知縣唐紹堯之及寬政也臣等亦有力焉陳仁錫
獲罪臣等為稱寃既斥後講筵中尚數申救寧遠之
捷實賴袁崇煥而盡歸之忠賢臣等不平擬旨中籍
人語力待及圍解之後忠賢傳旨欲重譴崇煥者再

臣等力為調劑崇煥乃得叙録黄山之案激變地方
忠賢尚欲嚴旨從事臣等言果爾則斷木揭竿之事
必起以寬旨劑之事乃少定崔呈秀李養德朱童蒙
之奪情也臣等原擬未嘗不放歸也至先帝大漸忠
賢矯傳遺詔以己為顧命首臣臣等相與計奈何使
先帝以亂命示天下一切削去陛下龍飛臣等擬登
極詔書原以昭雪起用為第一事乃陛下暫去此款
示忠賢以不疑而默採此意卒収忠賢於不測此則
陛下神聖群臣莫及然臣等之苦心非徒受其指使
亦可槩見矣故事詞林遷轉必由閣題臣等年來所

題無一免者如周道登錢龍錫等二十四人皆遭摧折若臣等每事得其歡心何至是也嗟乎臣等不幸而當忠賢虐焰既成之後亦幸而當忠賢罪惡貫盈之時不然臣等且未知所稅駕尚安能有今日哉此所以仰天拊心而控籲者也帝優詔報聞立極累加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連疏引去猶賜銀幣廕尚寶丞遣行人護歸崇禎元年十二月給事中馬思理疏曰立極柄政在五年七月至次年九月遂居首揆按六年以前調旨必曰善體朕與厥臣以天子之尊下與刑餘比擬至六年以後直曰善

體厥臣以此尊忠賢尚知有天子予尤可恨者忠賢僞辭尚公立極詞旨曰一日三錫猶未足酬大勳夫尚公猶未足酬將以何官酬之耶立極之罪實與廣微秉謙同科而官階恩廕獨不與二奸同削何以服天下心不納及定逆案立極僅居末等落職閒住恩理復上疏曰諸奸之祠頌者不過奴顏婢膝以乞憐耳綸扉何地票擬何事以絲綸而供忠賢色笑以華袞而擢忠賢俎豆辱王言褻國體莫此爲甚一時則而效之又何誅焉今祠頌者削奪而立極反不削奪更何以服諸奸心亦不納鳳來平湖人萬曆三十五

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積官至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天啓六年七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其加官悉與立極同立極罷政鳳來遂為首輔未幾來宗道楊景辰亞入鳳來素無節槩以和柔自媚於世時新進言官爭搏擊奸黨鳳來等調旨率模稜依違陰行庇護崇禎元年二月與瑞圖並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去瑞圖晉江人鳳來同年進士以殿試第三授編修歷禮部右侍郎與鳳來國楷同入閣其加官悉與鳳來同初瑞圖會試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於仲尼謂大受小知可

不可也極論之品可藻飾而成才不可假借而就小人亦有可大受者君子亦有并小知而無者顧允成家居咤曰此人敢於非聖異時必為世道憂至是黄緣柄用務迎合忠賢得其歡心工書善畫忠賢碑文多其繕寫詔旨獎美忠賢率為駢麗之詞皆瑞圖筆也御史黄仲華給事中鍾炌先後論鳳來瑞圖兩人不自安並引去恩禮優渥悉如立極後入逆案瑞圖贖徒為民鳳來落職閒住國楷高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詹事時忠賢及其黨多畿輔人欲引鄉人置政地故特用國楷釋褐十四年即登

宰輔時人頗識其槩然於他輔自勝胡煥猷旣號國
樗薦從之及鳳來瑞圖罷國樗遂爲首輔給事中余
昌祚劾之亦引疾去瀕行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其加
官及去時恩典悉視鳳來後定逆案國樗獨不入卒
贈太保謚文敏來宗道蕭山人立極同年進士由庶
吉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七年十二月以本官
兼東閣太學士入預機務崇禎元年五月國樗罷宗
道遂爲首輔初宗道官禮部時爲崔呈秀父請恤典
有在天之靈語憙宗惡之及當國事多詭隨河南按
臣鮑奇謨以建忠賢生祠被劾上疏辨宗道詞旨褒

以守正不阿為御史寗光先所劾宗道引罪於是言
官玄默余昌祚曹選瞿式耜交章論列宗道始引去
時編修倪元璐屢疏爭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
吾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請客宰相楊景辰
瑞圖同縣人國楷同年進士由庶吉士積官吏部右
侍郎與宗道同入閣景辰無他才能官翰林時為要
典副總裁一聽奸黨指受又三疏頌忠賢及是朝局
已變乃疏請燬要典冀取容清議給事中瞿式耜御
史馮明玠劾之與宗道同日賜罷猶賚銀幣進官廕
子馳驛護歸已定逆案宗道及瑞圖不與莊烈帝詰

之韓爌等對無實狀帝曰瑞圖工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稱呈秀父在天之靈非實狀耶乃並坐交結近侍贖徒為民景辰亦掛逆案落職閒住

王紹徽陝西咸寧人尚書用賓從孫也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鄒平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三十八年畿輔山東大饑條上荒政十一事李三才被論言官多為保舉紹徽力駁其非嘗巡視光祿皇城進右給事中再巡光祿居官強執以清操聞座主湯賓尹號召黨與國柄用紹徽擁戴之以是為孫丕揚所惡用年例出為山東參議辭疾不就泰昌時起通政參

議還太常少卿被劾引疾尋以拾遺罷其官天啓四年冬左僉都御史左光斗旣逐魏忠賢即召紹徽代之明年六年進左副都御史八月進戸部侍郎督倉場甫視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書忠賢羅織武長春爲奸細爲從子良卿求世封紹徽即爲奏請良卿旣獲伯爵請推崇其三世紹徽亦議如其言然紹徽雖由忠賢進當大事亦頗有諫諍忠賢遣內臣出鎭紹徽偕同官力陳四不可忠賢將殺周順昌等適王恭廠朝天宮並災紹徽言春夏以來誅罰頗多夫法令無章仁義大乖則陰陽謬戾今罪囚用頃

閭閻不可勝計悲號愁怨無所控訴天心有不矜念者乎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斯亦安人心答天譴之要道也忤忠賢意矯旨譏讒無何忠賢因紹徽及王永光疏矯詔切責廷臣中言殿工宜竣歷數周宗建周順昌黃尊素諸人罪紹徽復上言罷因四方多事東任熊廷弼陶郎先西任張我續征伐調遣騷動天下物力既絀加派滋興致百姓流亡盜賊充斥誰階之厲今九邊缺饟難免催科惟定分數寬年限以緩急之宜付撫按則民不厲而逋賦可漸完矣正殿既成兩殿宜緩勅工部裁

省織造磁器諸冗費用佐大工徐而後舉舉乃不匱
不然一意搜括征求無論傷體倘四方變生意外何
以禦之他如奸黨搆釁年來削除已盡恐藏禍蓄怨
反受中傷逮繫重刑加於封疆顯過三案巨奸則人
心悅服其餘事屬影響情有可原宜少寬貸宋臣朱
熹有言本朝有超軼古今八事一曰遇士大夫有禮
陛下誠仰思皇祖刑不上於冠縉崇養士節將海內
莫不仰德此誠恐懼修省轉回災變之道天意有不
眷顧者哉後忤忠賢意誚讓初紹徽在萬曆朝素以
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故忠賢斥東林諸臣首用紹

徵居要地俾其除異己紹徵乃故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錄獻之忠賢令按名黜汰以是益為忠賢所喜既而孫杰輩謀排戴從呈秀入閣而慮紹徵不為推轂欲先去之由是御史袁鯨張文熙劾喬應甲并詆紹徵朋比鯨再疏至列其鬻官穢狀紹徵遂落職歸逆案既定紹徵削籍論徒南渡時翻逆案與應甲並復官繼紹徵為吏部者周應秋金壇人萬曆三十三年進士歷知任丘海鹽二縣有善政入為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廵撫南贛歷兩京大理寺卿工部左右侍郎應秋

無特操務以和柔諸俗天啓三年見東林漸盛慮不為無容謝病去明年冬魏忠賢得志起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注尚書時忠賢廣樹私人悉餌以顯爵故兩京大僚多添注尋改左都御史有家人善烹飪每魏良卿過輙進豚蹄留飲時號煨蹄總憲明年七月代紹徽為吏部尚書益嗜利無恥文選郎李夔龍侍忠賢寵專恣用事應秋俛首聽之相與鬻官分賄都門有周千萬之謠時清流芟除已盡其彈劾未及者應秋率倍推舉以供吹求致削奪無虛日忠賢門下有十狗之目應秋其首也冐三殿功累

加太子太師予録素不能文囑考官遂獲鄉薦初楊漣等考死應秋大喜夜半叩戶語其館賓曰天眼開矣楊漣左光斗死矣其無人心至此莊烈帝嗣位被劾歸已入逆案遣戍死弟維持舉進士由香山知縣入為御史首疏陳門戶之害請刊黨籍盡毀天下書院俄劾兵部尚書趙彥縱子納賄并及故吏部尚書周嘉謨張問達工部尚書白所知太僕少卿劉惟忠於是彥削世廕嘉謨等並削籍尋劾罷吏部主事劉行義王任杰以兄應秋在位引嫌歸崇禎初起按浙江被劾罷去兄弟並麗逆案

喬應甲山西倚氏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襄陽府推官入為四川道御史嘗疏劾給事中錢夢皋剌及首輔沈一貫出視兩淮鹽政引疾歸家居五年起補原職極論李三才罪時東林黨議方興與徐兆魁王紹徽劉國縉輩力肆排擊為吏部孫丕揚所惡三十九年京察幾以年例出為寧夏副使辭病不赴泰昌初起南京太常少卿會東林漸盛應甲慮不為所容復自引去天啟四年冬魏忠賢既逐楊漣即起應甲左副都御史代之道中連上十三疏力攻東林以李三才為黨魁連及趙南星張問達高攀龍曹于汴鄒維

璉夏嘉遇袁化中魏大中輩詆諆不休且請宣其號於史館忠賢大喜從之後撰三朝典要盡採入焉咸寧王紹徽與里人馮從吾不協推應甲廵撫陜西窘辱之應甲至毀從吾所建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窘辱備至從吾不勝憤恨而卒都御史孫瑋已歿應甲劾其為趙南星李三才黨追奪封誥停其恩廕在陜年餘大納賄賂得巨盜悉以賄免一監司以盜發告應甲大怒欲劾之其人懼賄數千金而止由是郡縣不敢報盜盜無所忌剽至攻剽遍陜右故議者追論流寇之禍莫不痛恨於應甲焉六年春遷南京右

都御史未上為御史袁鯨張文熙所劾落職閒住崇禎朝定逆案僅列末等人以為未盡其辜應甲素有狂易疾在淮時嘗延醫者視脈一見輒奮拳毆之其人倉皇請罪應甲曰若何罪若貌類吾季父季父吾讐也吾毆季父非毆若也其性情暴戾如此徐兆魁東莞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邵輔忠之劾李三才也兆魁亦發其貪奸諸狀顧憲成講學東林兆魁首攻之并詆孫丕揚主察之謬連及丁元薦史記事黃正賓諸人光祿丞吳炯工部主事沈正宗為之辨詆兆魁復兩疏力詆兆魁初附沈一貫一貫去

附李廷機又與錦衣王之楨交通及補太僕少卿連
爲御史錢春李邦華王時熙行人周起元魏雲中劉
策給事中李成名所劾兆魁亦屢疏辨許章下部議
許之去已齊楚浙三黨用事起故官四十六年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泰昌時召爲左副都御史未上
劾免天啓三年以拾遺罷其官明年冬魏忠賢逐吏
部右侍郎陳于廷即召兆魁代之五年拜刑部尚書
明年坐屬吏行私落職初忠賢已逐趙南星等群小
聚謀召平日素讐東林者俾居要地藉其力以排東
林以故兆魁及喬應甲王紹徽徐紹吉邵輔忠劉廷

元徐大化姚宗文亓詩教趙興邦輩一時並起既而奸黨轉盛後進者競謀躐遷妬諸人居前礙己擬次第逐之故兆魁等皆不免邵輔忠定海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歷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貪險假橫四大罪遂爲時局所推尋謝病去久之起故官遷光祿丞尚寶少卿天啓元年進順天府丞求貴州巡撫不獲謂東林抑己憤疾彌甚奄人劉朝田詔坐盜寶論死繫獄魏忠賢納其重賄矯旨釋入司禮監刑科給事中毛士龍力爲抄參事幾中寢忠賢急諷輔忠劾士龍貪淫諸罪士龍亦訐輔忠奸貪不

法南京御史王允成李希孔助士龍攻輔忠詔下廷議尚書張問達等言西臣所訐無實狀請俱薄罰忠賢從中主之除士龍名輔忠亦奪職五年忠賢得志召起故官旋進右通政明年進太常卿視少卿事十月驟擢兵部尚書視侍郎事七年三月護桂王之國衡州加太子太保還朝則時事已變移疾歸尋被論罷去與兆魁並麗逆案贖徒為民

劉廷元平湖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入為御史修撰韓敬關節事發禮部侍郎翁正春集廷議將罪之廷元以同鄉庇敬反劾正春宣大總督涂

宗濟召為兵部尚書廷元兩疏排之宗濟卒不敢履任四十三年張差梃擊事起廷元方巡視皇城劉瘋癲之説其同官劉光復輩和之刑部郎胡士相岳駿聲勞永嘉並廷元鄉里姻戚共為覆庇竟坐以瘋癲而止武言王之寀發差逆謀神宗心知鄭國泰至使諭貴妃令國泰行賄故時有紅廟分金之説然事秘人莫能明也當是時言路勢盛有齊楚浙三黨之目齊為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為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黃彥士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廷元及姚宗文為魁而鄉人商

周祚董元儒駱駿曾毛一鷺唐世濟過廷訓輩附之
其他若劉文炳房壯麗牟志夔李徵儀潘汝楨曾陳
易金汝諧祝耀祖及南京周達孫光裕王萬祚輩咸
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因報小東大東之
説曰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諸擁護東宮者悉斥
為邪黨偶一人稍持異議輙群起力攻不逐不止大
僚非其氣類不得安其位由是天下大權盡歸言路
而帝於考選候命者八年不下惟此諸人久居要地
益務寵致後進令必入其黨所用銓憲大臣若趙煥
鄭繼之李鋕年皆七八十餘非齊楚則浙人他方莫

獲亟進而詩教與邦應震亮嗣及廷元宗文勢尤張
時目為當關虎豹故廢天下清流殆盡已而部郎晏
嘉遇力擊詩教與邦浙人唐世濟助之而齊浙之黨
漸離楚人推其鄉何宗彥入閣齊人張延登拒之而
齊楚之黨亦離逮兩朝革命言職先建廢籍盡起然
後其黨始散廷元亦引疾歸天啟初言者追論廷元
曲庇張差遂落職五年魏忠賢亂政其黨爭薦廷元
起太僕少卿明年進太常卿旋進左副都御史先是
忠賢有命改撰光宗實錄而史臣未及改廷元重論
三朝舊事趣之且言廣西副使曹學佺私撰野史淆

亂是非宜立行焚毀忠賢從之遂削學佺籍未幾進右都御史時忠賢于中外要職盡置私人廷元自請曰留都重地請往収其人心忠賢喜即用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明年忠賢敗其黨猶用事召廷元為工部尚書未上為言者劾罷尋入逆案贖徒為民劉光復青陽人舉進士為諸暨知縣徵授御史與廷元輩同志友善李三才于玉立罷官已久光復連疏力攻且訐三才盜皇木卒獲重譴神宗因張差事召見廷臣慈寧宮方執光宗手言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光復忽大聲言陛下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意將有

所中說未竟神宗遽發怒謂震驚聖母靈座大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承旨者遂命中涓執縛廷杖交下神宗戒毋亂毆出侯朝房大學士方從哲等乞貸不聽遂下獄欲殺之刑官執無死法數上卒論死自是廷臣獄者無慮數十疏卒不報光復素負氣有口在廷畏之及是猶遙制朝事請託諸曹衆莫敢違四十八年正月帝忽赦出之削其籍其秋光宗立起光祿寺丞尋卒姚宗文慈谿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疏言陛下御宇已四十年揆之前代與治同道者無一有與亂同事者無一不有起廢官

補大僚舉枚卜廷臣屢請之而陛下故遲之至考選諸臣候命三年不下仁賢空虛禍中於國何不一深長思也不報屢請裁冗食恤災傷劾稅使張曄高寀沮福府乞鹽核京營虛冒士馬疏皆侃侃特不喜東林與廷元單植黨傾排詆孫丕揚訐湯兆京薦徐大化庇韓敬攻翁正春孫慎行是非舛謬既遭喪出都會梃擊事發猶與廷元密謀而後行久之補吏科右給事中出閱遼東軍馬疏請加派畝三釐歲增額課二百餘萬舉動乖張一日而閱數萬軍於將吏漫無甄別庇劉國縉與熊廷弼構隙還朝疏劾其短且載

同類攻擊而宗文遂擢太常少卿由是南京御史李希孔王允成給事中毛士龍御史方震孺等連疏論列希孔允成疏至再三上宗文乃引疾去既而再起廷弼罪前倡議攻擊者宗文坐除名天啓五年魏忠賢議殺廷弼召宗文復故官七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廵撫湖廣爲忠賢建生祠驟加至右都御史崇禎初爲言者劾罷亓詩教萊蕪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荊州淮安推官入爲禮科給事中爲人貪汙陰賊時方從哲獨相詩教其門人三黨中尤怙勢恣睢炙手可熱每出疏必作隱語見者人人自危引其門生祝

擢祖居工科貪橫尤甚雖其同類亦厭惡之熹宗踐
作正士盈朝詩教始引疾去天啓三年趙南星主察
與興邦應震亮嗣並以不謹落職五年馮銓用事詩
教素與交好夤緣中旨起官吏科旋進都給事中爲
霍維華所劾忠賢不納所薦引悉其私黨無何中旨
擢太常少卿明年正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詩
教素驕恣至是見崔呈秀意氣自如呈秀不悅故出
之外甫履任復諷御史李蕃苦劾罷之趙興邦高邑
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通許知縣擢兵科給事中
與詩教深相結時稱亓趙楊鎬將出師興邦使使馳

促之遂致大敗爲夏嘉遇唐世濟所劾乃移疾去泰
昌時起河南叅政尋以京察免歸天啓五年魏忠賢
召爲禮科給事中甫還朝即劾御史練國事李芝王
祚昌霍鍈楊新期爲東林邪黨五人遂削奪俄進吏
科都給事中李楙芳劾詩教并及興邦忠賢置不問
明年進太常少卿爲同類不容號引疾遂落職初興
邦微時邑人趙南星以同姓故外巽之既貴意氣凌
厲不復顧南星南星憾之及興邦罷察典亦憾南星
南星被逐興邦力爲報復遂至遠戍崇禎初忠賢黨
楊維垣等猶議召用興邦爲言者阻止後興宗文詩

教並入逆案贖徒為民官應震黃岡人詩教同年進士吳亮嗣廣濟人廷元同年進士應震由睢縣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亮嗣由西充知縣入為兵科給事中西人貪恣不若詩教而聲勢並之然亦時有建白時帝厭惡言官有缺不補六垣常不過十人以故言路權益重兩人並以久次先後擢太常少卿謝病去及趙南星主察廷元宗文先已罷黜故止應震等四人罹察典後忠賢竊權亮嗣先卒應震不復起故不入其黨云

李春燁福建泰寧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泰

昌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時中官王安與內閣劉一燝交好一燝嘗詢言有綜核在朝廷言官不得預為揣摹語尚書劉嘉謨引疾詞頗傷言官於是春華歇之謂如閣臣言將來是非賞罰惟九卿主之言官可一鳴輙斥是攬權之漸箝口之術也冢臣借言乞病既組織言官之罪又祈加意培植老成是於己則未去而先慮棄於人則援併而又下石也陛下沖齡嗣服惟恃二三大臣休休體國若大臣與言官為二則必與內臣為一勢必私有所託以寄腹心別有所借以行威福天下將有不忍言者須之言今日聖衷未定

两宫無依杜漸銷萌惟二三輔臣是賴陛下初登大寶時天顔睟穆玉音洪亮而後浸不如初果几莛衰思之失節抑章奏親裁之過勞誰職保護而付之不知上無慈闈即日冠婚大典何所禀承傳聞皇祖獨留之際有贊匹欲托以國事竟以旁撓不果比密勿大臣宜加意採訪誰調和宮幃而漠不置念更願陛下勵方新之氣塞未萌之欲精神自愛燕栖獨持當是時鄭貴妃名位最重廷臣慮其主命將挾帝自尊及春華疏入帝報以神廟昭妃皇考尊行令當禀命衆心乃安盗寶諸奄之論死也春華疏請安選侍因

論救之及帝功責廷臣黨庇春華上言移宮後廷臣請厚遇選侍者欲仰體先帝之愛因推廣新主之仁非敢左袒李氏也然選侍之威挾去之是矣有柔曼傾意怙阿保之名竊愛憎之柄者可無防乎李進忠之橫恣誅之宜矣有煬灶蔽明竊禁中之指結外廷之交者能盡緝乎其意蓋指客氏及王安也天啓三年劾故登萊巡撫陶朗先淮揚募兵御史游士任破冒軍資帝即令春華往勘春華疏辭詔別遣有風力者六科共推春華乃命之行至則悉心推校具得兩人及贊畫主事劉國縉侵耗狀還奏之由是三人並

獲重譴春華居諫垣頗號敢言秪以持論與東林異
四年春由刑科都給事中出為湖廣叅政春華意怏
怏辭疾歸其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即召為太
僕少卿自是謟事忠賢益讐視東林矣六年二月超
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七月進尚書協理戎政十
月皇極殿成加太子太保明年八月錄寧錦功加太
子太師旋錄三殿功加少保春華以附璫故驟致崇
階至是官位已極慮有後患力乞終養歸崇禎初名
掛逆案贖徒三年同時附璫驟貴者郭允厚曹州人
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文安鄚洛陽西安四縣擢

工科給事中疏詆鄒元標講學首輔葉向高營護之再疏詆元標并侵向高坐是不容於清議由左給事中出為湖廣副使辭疾不赴天啟四年冬與春舉並乃為太僕少卿六年二月擢兵部左侍郎其年七月拜戶部尚書皇極殿成進太子太保錄寧錦功進太子太傅三殿成進太子太師允厚無他才畧但諂事忠賢遂加峻擢其頌忠賢疏有達聰明目居高聽卑語聞者駭異崇禎元年劾罷名麗逆案罪同春舉楊夢袞山東青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督殿工與崔呈秀比父事忠賢天啟五

年加太常少卿尋進太僕卿督工如故恃忠賢寵大納贓賄明年十月皇極殿成驟加工部尚書七年冒寧遠功加太子太保俄以三殿功加少保忠賢敗被論削籍李養德銅梁人夢袞同年進士由工部屯田主事歷營繕郎中天啓五年出為衢州知府養德以督工故因崔呈秀通於忠賢至是不欲外出懇忠賢得留旋擢光祿少卿進本寺卿再進通政使丞視營繕事皇極殿成驟加工部尚書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冒寧錦及三殿功累加少保太子太傅莊烈帝嗣位言者劾其忘親乞終制歸尋削籍單明翊高家人

養德同年進士歷知豊潤任丘二縣天啟五年入為兵部主事曲事忠賢忠賢繕修鄉縣肅寧城明詡為之程工所以奉其家者無不至六年擢太僕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寧錦及三殿功累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忠賢誅被劾削籍張文郁天台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殿工由崔呈秀入忠賢門下六年加太僕少卿三殿成累加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崇禎初被劾落職文郁釋褐六年夢袞養德明詡九年並躐躋崇秩即同輩亦訝其速後並入逆案贖徒三年

楊所修商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渭南知縣入
為兵科給事中以假歸天啟三年起補工科貴州告
警請罷總督楊述中用故巡撫李標代群奄之詬辱
鍾羽正也抗疏乞行法所修初入諫垣無所附麗後
見魏忠賢勢盛傾身結之五年五月疏請特勅史臣
集梃擊紅丸移宮前後章疏做明倫大典編輯成書
頒示天下忠賢喜從之由是有三朝要典之修俄劾
簡討姚希孟為繆昌期死友南京光祿卿游漢龍依
附門戶兩人遂落職所修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加太
常少卿冒三殿功再加右副都御史仍視吏科事所

修諂附忠賢戀居要地久不肯遷莊烈帝即位命以本官掌南京通政司事用陳爾翼代為吏科都給事中所修不欲外出愠甚且見忠賢勢將敗與爾翼及李蕃等謀以數年不法事盡歸之崔呈秀攻去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秉銓貪聲大著議并去之用孫杰代仍留所修內臺然後糾合群力共持殘局推所修先發爾翼蕃繼之於是所修上疏首言呈秀奪情之非并及工部尚書李養德太僕寺卿陳殷延綏巡撫朱童蒙諸俱令還家守制末微及應秋溺職狀呈秀偵知之急召蕃大詬蕃惶恐不敢對又詬孫杰責之

曰爾官從何得乃欲害我耶柰亦惶恐無措呈秀乃以殿工乾没事挾柰語之曰必令爾翼出疏駁所修差可恕耳柰唯唯爾翼乃上言自所修有仰體聖孝疏諸臣紛紛乞歸陛下已再四勉留君臣上下自可相安無事傳聞東林餘孽遍布長安欲為覆雨翻雲計臣思群邪煽虐類先帝廓清以有今日倘不速為禁緝竊恐死灰復燃請勅下廠衛及五城巡徼方嚴行捕治從之既而呈秀應秋相繼罷所修果召為左副都御史明年崇禎改元諸附璫者多擊去所修及霍維華賈繼春楊維垣輩猶在至五月悉為言官劾

罷朝宁始清已入逆案贖徒為民十五年賊陷商城被執不屈罵賊死爾翼浙江山陰人舉進士歷知新喻南昌二縣擢工科給事中天啓四年出為廣東參議明年賡緣忠賢私人復還禮科兵部缺尚書疏薦崔呈秀為之既掌吏科歷加太常少卿與維垣輩把持朝局勢張甚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兩疏力攻遂落職後掛逆案罪同所修初忠賢用所修言擬三朝要典以戶部侍郎徐紹吉僉都御史謝啓光纂修兩人承忠賢指恐喝詞臣恣意筆削書成啓光擢南京兵部侍郎紹吉為人劾罷後兩人並入逆案紹吉四川

保寧人由進士歷吏科左給事中掌科事典萬曆四十五年京察斥逐清流無一免者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天啓二年東林漸盛紹吉謝病去五年夏忠賢論政召為戶部左侍郎紹吉頗附内閹馮銓銓罷御史李燦然劾紹吉入銓幕盡喪生平遂落職閑住要典之修也群小倚以害清流其後忠賢敗廷臣多言宜燬侍講孫之獬詣閣力爭繼以痛哭莊烈帝卒燬之之獬亦掛名逆案南渡時阮大鋮楊維垣用事復刊行

賈繼春新鄉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臨汾任丘二

縣知縣入為御史李選侍之移宮也頗逼迫一時泒言紛呶繼春乃上書內閣畧言新君御極首導以違忤先皇選侍庶母通國痛心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也且先皇彌留之際面以選侍諭諸臣欲慰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愛妾莫保忝為臣子夫獨何心蓋責方從哲等調護選侍也給事中周朝瑞駁之繼春至謂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互揭辯不已楊漣乃上移宮始末疏謂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宸居既妥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聖主如天之度臣之

所以請移宮者如此不知蜚語何來謂選侍跟蹌徒
跣婁欲自裁并妄傳皇妹失所至於投井恐釀成今
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其意蓋為繼春輩發也
帝於是宣勅數百言極言選侍無狀嚴責廷臣黨庇
時繼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聞勅諭峻切馳疏自明
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王安激
帝怒嚴旨切責令陳狀於是御史張慎言高弘圖連
章為繼春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尚書周嘉謨等
上言罪臣於乾清門面奏陛下宜取法孝宗意陛下
篤念聖母或不能忘情選侍耳及誦勅諭乃知聖心

原自體恤不意繼春風聞遂有斯語慎言等又連章賫奏然意本無他罪當矜宥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復交章論救而大年疏詞尤激帝將并罪之於是六科十三道合詞為言帝意猶未釋顧閣臣講筵申請乃停慎言弘圖俸二年大年半年志道等獲宥既而繼春回奏詞甚哀而隱雉經入井二語帝猶怒嚴旨窮詰令再陳九卿嘉謨等復力救帝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時天啓元年四月也其後言者屢請召還帝皆不納四年冬魏忠賢既逐楊漣

等即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言漣與左光斗希寵取虛僞爲垂簾聽政說目無先皇罪不容死且漣因傅櫆發汪文言事知禍及故上劾內璫爲先發制人計天地祖宗不殛但漣等雖死而止坐納賄結黨則漣等當死之罪未大暴於天下宜速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册使後世知朝廷之罪漣等以其不道無人臣禮也疏入忠賢大喜遂矯詔修三朝要典莊烈帝即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敗馳疏劾其黨崔呈秀并及尚書田吉順天巡撫侍郎單明詡已劾副都御史李夔龍群小始自相攜貳旋由太常

少卿進左僉都御史時奸黨猶用事繼春與霍維華楊所修楊維垣輩力持殘局抵正人不使進朝瑞惡之崇禎改元五月給事中劉斯球極論其反覆善幻乃自引歸已楊漣子之易疏訟詔削籍初繼春以發宮事詆漣結納王安共圖封拜後見公議直漣畏漣嚮用則俛首乞和聲言疏非己意還朝既極詆漣及忠賢殛又極譽高弘圖之救漣且薦韓爌倪元璐以求容於清議蓋為士類所鄙莊烈帝定逆案繼春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其持論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也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三

卒繼春鬱鬱而死

論曰東林以門戶得禍論者多為責備之辭蓋時勢所激意氣乘之賢者不能無過然而陰陽之限黑白涇渭之分固昭然其不可掩也群小甘附權閹蒙面喪心以苟一時之利乃至千態萬狀備極諸醜莫可形容孔子所云無所不至庶幾盡之耳即如要典之修亦頗費心計後來之公論何如乎甚矣小人之愚也